

编者按

月亮、乡愁，
有风来

李月红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在“两美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为传承乡土文明，弘扬淳朴民风，留住美丽乡村，思考并实践美丽乡村文明之路，日前，由省作协、浙江日报联合发起“记得住乡愁”征文比赛，至今已收到了全国各地近千篇文章。

在池新可的笔下，草和月亮、炊烟、农谚一样，都是乡村无法缺少的部分。在陈向炜的发呆里，树，就是回家的方向，槐树生长，岁月悠长，他更关注下一代的童年里是否还会有这般乡愁。在黄美丰的往事里，乡愁穿越光阴的隧道呼啸而来，在每一个平常日子里，在文化礼堂上声声回响。

始至中秋。今天，本版将以“乡愁”为主题刊登部分稿件。今后，本版将新开“乡愁”专栏，陆续刊登精选来稿，以慰游子思乡之愁，让我们在阅读中升起一轮心中的明月，天涯共此时。

更多深情文字，欢迎投稿 zjrbotj@163.com，邮件题名请备注“乡愁投稿”。

更多写作标准及用稿信息，敬请添加本报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平台“有风来”。



诗韵

钱利娜

一本书上的
两个名字

是草原上的两朵落花
是春天对秋天说的一句情话

生下了它们
没来得及结果
就被吹到偏僻的角落，零乱的风

把两朵不相干的花
装订成册
在一场完美的虚构里
它们隔着皮肤一样的纸
闭上眼睛
以为可以爱得更久

是河上的两条小船
一条船，过一道弯
就看见另一条
它们听同一片桨声，住同一条河流

但它们之间
从没有一条缆绳

是两座青山
第一页，略高处是我
翻过去，就是你

一个山头
高一点，越过密密麻麻的孤坟
看着另一座山头

钱塘江副刊投稿邮箱：
zjrbotj@163.com

槐树长，岁月长

陈向炜

1
我常常望着老屋前的这棵槐树发呆。

小时候，家后院地窖不远处长着一株和我胳膊一样粗的槐树，长得稀稀疏疏的。平常我不怎么看它一眼，儿时的年月里只顾着疯玩。

一天，我看见家养的奶羊挣脱了缰绳满嘴白沫地在啃小槐树的树皮，羸弱的小槐树似乎在喊着救命。

母亲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快步跑来，直摇头：“这树，怕是活不长了。你去和些泥巴，给这些个伤口敷上去。”过了些日子，我再去看它时，发现敷着的泥巴早已脱落，被奶羊啃过的伤口也已愈合，只是疮疤，凹凸不平了。

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请来好多个帮工在我家空院砌了一道墙，并建了一间门房，盖好后，父亲看到家门口有些空落，便寻思着把后院那棵小槐树移栽到这里，等长成了也好遮阴纳凉。

我便看着父亲用铁锹和镢头把这棵小槐树连根挖起，在门口刨了个坑，把这棵小槐树栽植，填土浇水。其实那时候小槐树已经不小

了，主干也有碗口粗了。

我不知道它那时是不是很疼，但我料想，比羊啃时疼多了吧。过了一个月，它便抽出了第一缕新枝，长出了第一片新叶。我暗暗观察着，也惊奇着。

从此，我便关心起这棵小槐树的生长状况，并把它写在日记里。对，它已经不小了。每天放学后，我临进家门口都要看它一眼，是不是渴了，饿了，或者生虫子了。我想，一棵树的长高，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水、空气、阳光，它更需要一点点关爱，或者不被遗忘。

我的童年就这样不急不缓地走着，和这棵槐树一起生发、茁壮。记得有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夏夜，祖母和村里的那些老人们常常坐在槐树下唠嗑纳凉，皎洁的月光从高空倾泻而下，顺着那些稀稀疏疏的叶片，如铜钱般洒在人们的身上。我则偎依在祖母的身旁，听老人们讲古，小小的我便记住了村子里的那年那月，记住了祖母那一代人是如何熬过那艰难的日月。从此，我渐渐远离了那些游戏，似乎比同龄的孩子老成了许多。

2

光阴荏苒，日子流水般

前进。一转身，我便到五六里外的镇上去读书。和老屋前的这棵槐树也就疏远了，但我知道，它和我一样都在成长中。再一转身，挂在墙上的台历就翻开了几页，我便走出了三年校园时光，决定背着行囊出外闯荡。

写到这里，我想就此打住，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与这棵槐树已没多大关联，因为我们彼此远离，与它、与老屋，童年般的亲密只留在记忆里。却不曾想，五年后的我又一次望着家门前的这棵槐树发呆，这次是关乎它的命运。

在我们关中农村，好多乡亲一辈子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攒了几个钱后就是建房，因为房子就是招牌，谁家娶媳妇、嫁女儿首先看的就是房子。父亲也不例外。半个多月后，原先的院墙和门房就被一幢高大的平房所代替。房子建成后我回到家里，看到崭新气派的房子也是一阵欣喜。

“这棵树咋办？”父亲指了指。我一看，新房子的大门正对着这棵槐树。

“开门见树，总不能把人、把这个家给困住吧。”祖母在一旁发话了。“要不伐掉吧

……”我还没说完，祖母就白了我一眼，“这槐树在我们家好岁长了近二十年，就这样伐掉怪可惜的，再说也没啥用场，不如再给它那个窝，移栽到窗边，也有个凉快地儿。”

“都这么大了，移栽过去能活吗？再说现在已过了植树的季节。”我嘟囔着拍了拍树身，就是不肯动手。

“能不能活就看它的造化了。”父亲说完便挽起袖子，朝手心吐了些唾沫，攥起镢头砰砰啪啪干了起来，我也只好拿起铁锹帮忙。由于树体较大，我差不多砍完了树冠上的枝叶，就留下两三根大的枝桠和一点主根，那些砍掉的伤口连黄泥也没抹，塑料袋也没系。接着又在三米之外挖了个树坑，把这棵命运多舛的槐树栽植、填埋起来。

奇怪的是，这次我居然没怎么关心这棵树的疼，没关心它能否成活下去，那份儿时的怜悯之心早已不见踪影，只是自私地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明日。

3

接下来，在外的我从北京一路辗转转到东莞、深圳，再到绍兴。为了生计从一座城

市走到又一座城市，却一直找寻不到自己的落脚点。

三年前的一个春节，当我大包小包赶回家时，记忆的影像永远定格在这一瞬——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树冠上是一些朝天的、光秃秃的枝桠，挂着几片枯叶。时值冬令，几只麻雀落在晃悠悠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患白内障的祖母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等着她的孙儿。眼前的这幅情景，让我顿时一震，黯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漂来漂去，疏远了亲情，疏远了老屋。村庄、亲情、一些与记忆有关的事物，在我不断地离开中，渐渐老去或者业已消失。我要弥补这些年所亏欠的亲情，于是决定在家好好待一段时间，先不急着重行。

三月的一天，村子新铺了水泥路，为了改变村容村貌，新购了一批树苗，逐户逐户地发放。因为要统一规划，整体协调，村子要求把房前屋后的那些树木，比如落叶的桐树，歪脖子的榆树统统砍伐掉，我家的槐树也在所难免，看来它这次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过了几日，村里来了一

些人，开着卡车，拿着工具，在寻找购买那些有用的树木。他们来我们家门口，拍了拍这棵槐树的树身，有些满意。便和父亲商量，说要吧把这棵槐树移栽到城里新建的一个高档住宅区，妆点、美化小区的景观。当我亲眼看到这伙人把这棵陪伴我们家多年的槐树装上车，当我看到父亲手里拿着这棵槐树换来的一些钱，我的内心生出些怅然——搬来搬去，最后竟成了城市小区的景致，给城里人装点庭院，引来鸟鸣。

想到这里，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缠绕着我。那天与我们一同见证这棵槐树被搬走的，也有垂暮之年的祖母，她老人家什么也没说，但我听得出，祖母的那副拐杖敲打地面的声音，“咚咚咚”地诉说着无奈。

三年后的又一个春节，耄耋之年的祖母以87岁的高龄离去，我赶回老家，为老人家最后送行。当我在家门口看到先前槐树生长的地方长着一棵和儿子的胳膊一般粗的小树，看到那些稀稀疏疏的枝叶向上着，也落寞着的情景时，我在想，它的成长会不会走进儿子的童年。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心香一瓣

草草草

池新可

我遥远的祖先，从福建迁到广东翁源，再从翁源迁到信宜，一个叫京竹园的小村子里，在这里安居乐业，开枝散叶，繁衍延绵。想当年，祖先经过这里，看见这里到处长满了茂盛的青草，于是就决心在这里居住下来。

地上长满了青草，就说明这里的土壤肥沃，是梦想的福祉。深耕农耕的祖先知道草的重要，草对乡村对生命的喂养，无异于遍地的庄稼。在纯朴的农耕文明里，草可以打鞋，可以盖房子，可以制作草帽，可以烧火做饭，可以喂养牛羊，可以医治百病。穿着草鞋，戴着草帽，间接受取草的养分生活和延续生命，我明白了村里的人为什么叫做草民。草民一词带有青草的气味，带有春天的味道。我是一个草民的儿子，我的身上流淌草民的血液，我的梦想如青草般纯洁和简朴。

草和月亮、炊烟、农谚一样，都是乡村无法缺少的部分。乡村的场景和情节都离不开草：牛在山坡上吃着绿油油、柔嫩嫩的青草；人们戴着草帽、穿着草鞋在劳作；稻草人站在田野里，张开飞翔的姿势，守护着庄稼和村庄。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山坡上，听草歌唱，看草舞蹈。草是秀美的，妖冶的，又是朴素的，柔弱的。它的叶子总是挨得那么亲密，像兄弟姐妹一样，一阵风过来，它们窃窃私语了。谁都听不见它们说什么，但都知道它们说了什么。

每次回老家，我都不禁要到山上走走。不为别的，就为了看看乡下的草。乡下的草与城市公园里、草坪里的人工草不一样。乡下的草闪着露珠的光芒，带着大自然的瑞气。踏着软绵绵的草毯，似乎踩在白云里，飘飘地要飞起来。我伸出手，抚摸着，草立即报我以柔软的亲密的触摸。我闻着青草的清香，那种混合着阳光、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我想这是伟大的，亲切的。拔了一棵草，放进嘴里，刚好放进牙缝里，那种感觉比吸烟还过瘾。小时候我们经常把草根称作“甘蔗”，草根脆脆的，白白的，有点甜甜的。

其实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棵草。一岁一枯荣，草从春天回到春天，而我的祖先们，他们一个一个地走进了黄土堆里。在他们的坟墓上，一定会长出草来。我也会一步步地长大，然后开始衰老，直到走不动了，我就会也像他们一样，躺在土堆里。我的坟墓也会长出草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不会感到孤单，至少还有草在陪伴着我，永远。



月夜如意

纸本水墨

8cmX46cm

李桐

“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这是对中秋团圆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对中秋团圆的祝愿。“往年人全月不圆，今年月圆人不全。”这是对中秋团圆的怅惘。中秋，意味着思念、意味着团圆、意味着美酒和陶醉、意味着事事如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桐此作以如水般流畅的线条、简意赅脱的布局、清新雅正的设色，营造了柔和明净的中秋月夜意境。他有意识地以传统的画法来表现一种现代的意识，这使他的画富有古意的同时掺杂着对当下生活的现实观照。李桐，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攻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博士，师从吴山明、任道斌先生。他的作品，浸润在杭州的湖山之中，常有对栖居西湖情怀的诗意表达，自然山水与人物在他的绘画中和谐静美、灵性浸溢。吴山明教授曾这样概括李桐人物画的特征：“韵深、趣远、骨重、神清。”

(苏晓晗)

独山注事

黄美丰

此时，静夜中，那跌落一地的蝉鸣，却明明，就是乡愁的声音。莫名地，就想到，我从独山走出来，已经是十多年之久了。

沿着官道，踩着着满地的杂草，迎面而来的古寨墙一直绵延到天马山下，岁月侵蚀的墙体上，石头的罅隙里，杂乱地长出各种植物，铁皮石斛顽强地生长在其间，开出一朵朵酷似兰花的花儿来。南谯楼上，那个几百年来一直以警惕的姿态注视着寨墙内外的瞭望孔，依然不知疲倦地在张望。谯楼下，水流经过涵洞，似永不停息的步履，匆匆而过。站在这里，仿佛听到那寒夜里的打更声，透过时空的墙，一声一声从遥远的明代传出来。空山新雨，一片静谧中，想起周登清大闹独山府的传说——当年，深夜，在这里，因看戏受到独山府老爷羞辱的卖碗客，带着复仇的队伍沿着涵洞摸入寨子，犹如神兵天降。沉睡中的独山府，被明晃晃的火把和杀伐声惊醒，该是怎样的惨烈。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传说也好，历史也罢，经历过兴盛与衰落的独山，寂寞地宁静着，像一位阅尽世事的老人，宠辱不惊，云淡风

清。仿佛从前的荣耀与沧桑，繁华与破落，都与他无关。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位于浙西南大山深处，南宋时方成村落，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本该寂寂无闻，然而到明朝时，却竟与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声誉日隆。泛黄的《叶氏宗谱》中，一道道朝廷敕封的圣旨，足以说明当时的兴盛。最让村人称道的，是嘉靖四十一年，村人叶以蕃高中二甲第十九名进士，消息传来，方圆百里，名噪一时。嘉靖四十五年，叶以蕃病逝。隆庆三年，遂昌县池浴德主持为叶以蕃之父叶弘渊立牌坊以示彰勉。石牌坊精雕细刻，额枋上的“封工部营膳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叶弘渊由子以蕃贵立”，和正中的“海膺天宠”四个大字，高调地见证了父子两代人的荣耀与辉煌。

村人传说，独山由盛而衰，源于叶姓人攀附严嵩，后受牵连而累及全村。但这个牌坊的存在却似乎可以驳斥这个说法——严嵩于嘉靖四十一年罢相，牌坊则立于七年后的隆庆三年，应该可以佐证叶氏并非严党。当然，在那个朝代，作为一个地方知县主持所立的牌

坊，它能代表的政治权威性究竟有多少，是否够得上作为考证的依据，我并不知道，但我却愿意相信这个结论，愿意相信几百年前的独山人，血液中流淌的，同样是正直的力量。

那么，又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个村子走向衰落呢？我却真的不知道。

在这里徜徉几年，我依然分不清传说与历史。传说中似乎渗透着历史，历史里又分明夹杂着传说。叶氏宗祠，浓缩了大半部的独山历史。据史料记载，独山村自南宋建村后，“元明间，朱、叶、周、邵诸族共居之”。而此后的发展中，叶姓一家独大，其余几姓日渐式微。或许也正因为此，村中并无旁姓祠堂。当年叶以蕃得中进士后，叶氏家风大振，祠堂自然翻修得宏伟壮观，自明至清，历经兵患火灾，清雍正末年移建到现在的位置。受叶以蕃读书入仕的激励，村中文风大盛，更兼有叶澳、叶梧、叶干三兄弟等一干文人雅士，独山渐渐盛名在外。

万历年间，因《论辅臣科臣疏》而从南京被贬广东的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又从广东徐闻，“量移”

遂昌知县。在遂昌，他被独山的清丽山水和淳朴民风吸引，与叶氏兄弟诗文唱和，相见恨晚。这位“杏花轻浅讼庭稀”而得以“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的自在县令，经常呼朋引伴，携壶提酒，前来独山，赴一场文人之间的盛会。

以为有这样的诗文唱和，会一直持续下去。而名士风流，脚步总是匆匆。汤县令，辞了官，离开了遂昌，回到了几百里外的故乡临川，归隐。独山村和叶氏兄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思念着这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细水长流的岁月里，只有叶氏宗祠门口的一对石狮子，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历史的书页翻过，独山已然是四百多年之后的独山，前朝往事退隐身后，繁盛之后归于平静。街巷寂寂，风吹过，叶氏宗祠门口的两个旗杆墩兀自沉默，高高的旗杆上，不再有张扬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轻轻推开宗祠的大门，里面已用作文化礼堂，有细细的昆曲声咿呀传来，戏台上，汤显祖的《牡丹亭》，正华丽地开演。